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斯文變相

第五回 老書生換名應鄉試 大管帶戴鏡打洋槍

卻說元和知縣伏在公案上睡著，被一個道士驚醒，抬頭一看，才知道公案已經被燒，趕忙站起身來，早經兩個當差的，扶到另一間房屋去了。這裡眾人把餘火救熄，收拾停當，再請知縣收案犯審訊。那知縣問了兩三句，依舊和昨天一樣，先問尊姓大名，才請教籍貫的，引得滿堂的人，同聲大笑。那知縣登時沉下臉色，把那些差役人等，罵得個狗血噴頭，擲下簽子，每人打了五十大板。然後漸漸的息怒，向冷鏡微上下打量一番，跳下案來，仔細的一看，詫異道：「你這面貌很像本縣的一位表兄。俺表兄叫做冷竹江，你知道不知道呢？」冷鏡微道：「小姪年幼，從沒見過表叔，那竹江便是小姪的父親。但不知表叔是哪房的親戚？」那知縣聽得是冷竹江的兒子，也不顧那死人的案件，作如何了結，忙叫另備一輛官轎，把冷鏡微一直抬到衙門裡面，進了上房，和太太相見。冷鏡微看那太太時，認得是席家的表姑母，名叫晚蘭，自幼工時善書，嫁在探花第濮府上的。這知縣名叫濮心壺，和竹江是姨表弟兄，十七歲便點的三甲翰林，離著家鄉，已經二十多年，自然和冷鏡微彼此不識。當下席晚蘭問起冷鏡微因何遠出，在哪裡和濮心壺業已相見。冷鏡微便從頭至尾，詳細的告與席晚蘭。席晚蘭著急道：「既然還有重案在身，雖說王處士是自盡人命，也要好好的安排，才是道理。」說著便著人去請刑名師爺。那刑名師爺，原係席晚蘭的堂弟，名叫席肖吟，在戲園裡結識了一位像姑，已是五六日沒到衙門，請了半天，才到了上房。席晚蘭不免埋怨了幾句，再把這事說出。席肖吟大驚失色，打算了一番，說這事只要胡胡塗塗，叫地保收屍便了。濮心壺點一點頭，吩咐差人如法炮制。湊巧王處士又沒有苦主，過了幾天，倒也平安無事。濮心壺鎮日裡，只和冷鏡微賦詩飲酒，異常得意。那日正在荷花亭上，倚著欄杆，填一首《唐多令》的曲子。

還差兩句，嘴裡咬著指頭，推敲那字面的穩不穩，氣味的高不高，音韻的響不響，忽然當差的送來一張名片。瀟心壺無心觀看，拿在手裡，一面想著詞，一面便把那名片信手摩挲，撕得個七零八碎。詞填好了，高高的讀了好幾遍，給冷鏡微瞧，又把冷鏡微的那首詞，接在手裡，搖著頭，摩著手，大聲贊道：「英雄出少年，我輩是不中用的了。」贊聲未了，袖子一拂，把桌上的一塊秋葉式的紫端硯，落在石上，打成個三五六片，跺著腳罵那當差的不小心。當差的不敢多言，忙把打碎的硯台，收拾過了。濮心壺斗然記起送名片的事，問是哪人的名片，當差的道：「上面像煞是個令，那字的筆畫太多，小的卻不認識呢。」濮心壺便在桌子上，尋那撕碎的字紙，拼了半晌，上面似乎有個兩點水的邊旁，下面似乎有個三點水的邊旁，冷鏡微在旁瞧見，不覺失驚道：「這個莫非就是家嚴，到此何干？」

濮心壺道：「令尊大人和我進學時同案，是個雙名，叫做臯蘭的，這個既是單名，又是水字旁，怎會是令尊呢？」冷鏡微道：「家嚴的原名確是上臯下蘭，後來表叔點了翰林，同鄉里許多朋友，孝廉的孝廉了，鼎甲的鼎甲了，獨有家嚴下了五六次的場，這回摩的方望溪也不中。那回摩的管一山也不中，家嚴倒也沒有什麼，單有家嚴的一位老夫子，徐炳焜先生反替家嚴發急，說他自己當初功名也是這般的蹭躓，因為八字上的五行缺了火，改了這炳焜兩個字，當年就中了經魁。家嚴的八字，據著陰陽家算起，五行上是缺的一個水。他便硬勸家嚴，改了一個大海回瀾的瀾字。」暇心壺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令尊這字改著幾年了？」冷鏡微道：「改著三年了，一次遇著正科，弄了一個堂備，一次遇著恩科，本來已經中定了，被填榜的那天抽出去，弄成一個堂抽。」濮心壺聽到這裡，想著文字無靈的上面，不禁放聲大哭，嗚咽說道：「令尊和我是同窗至好，他的文章，確是個名家手筆，並且他幼年的時刻就老成得非常，連那前輩的一班理學先生，都說道不如他的，什麼《太上感應篇》，文昌帝君的《陰騭文》，時常放在案頭。又把紅黑豆記了三四年的功過格都是我親眼瞧見的，怎麼還這樣的文章憎命呢？」哭罷便問那當差的道：「冷老爺現在哪裡？快快的請他進來。」當差的道：「去的多時了，他公館聽說打在船上，靠在胥門腳下呢。」冷鏡微聽他父親的船，泊在胥門，立刻便要去看他父親，濮心壺自然也陪著同去。到了船頭，只見冷竹江兩眼腫得核桃似的，不及寒暄，便拉住鏡微的手，牙齒顯得嚼豆一般的，說道：「你是人呢，是魂靈呢？」冷鏡微摸不著頭腦，跪下來答道：「爹爹為何這般說？兒子的身體是絲毫無恙的，怎樣說是魂靈？」竹江道：「我的兒，你還活在世上，沒有正法麼？」

因向船後大聲喊道：「阿三，你說少爺為了人命重案，被知縣大老爺抬進衙門，已經就地正法，這話是從何說起呢？」喊了半晌，不見答應。忽見家丁回覆，說阿三一見少爺上了船，嚇得魂飛魄散，登時暈了過去，還未甦醒。再問鏡微時，原來鏡微的年紀小，各事都不知道照應，一進衙門，終日的咬文嚼字，十分有趣，把自己的船和跟來的阿三兜在腦後，全然不覺了。

那邊阿三因見鏡微去了，不見回來，找了兩天，在殺人場上，看見掛著幾個人頭，內中有個少年的面目，很有幾分像他的鏡微少爺，所以趕回杭州，報了信給他的老爺。幸虧太太回了母家，沒有同著出來。大家驚定了，船夫和家丁一個個都上前道喜。濮心壺生平是不知道寒暄的，見了冷竹江的面，不問什麼別樣的長短，便放下臉來，責備道：「竹兄，你在家鄉，難道家鄉的名士，都不知道麼？王伯通處士，是幾百年來第一等人物，你在咫尺之地，怎不和他結交？他著的一部《性理真詮》，便是朱子復生，算來也沒他的精細，你為何卻全不拜讀？」冷竹江受他這一番的責備，便道：「什麼王伯通？莫非是做鳳池書院的山長麼？他那《性理真詮》，我雖然沒有瞧見，但是據人談起，不過是把《宋儒學案》《明儒學案》，東抄西襲的集成了一大本。心兄是從哪處瞧見的呢？」濮心壺聽他一番的批駁，兩眼一呆，生平只讀著四書五經，看了幾十篇八銘墊鈔的文章，就中的舉人進士，哪裡知道世界上有什麼《宋儒學案》、《明儒學案》。只當是冷竹江欺他，起身說道：「我前次在玄妙觀裡看了一夜，才看完的，肚皮裡也不知添得了幾千萬股的文章，可惜沒有工夫寫出來，給竹兄瞧瞧。竹兄不信，但到玄妙觀一看，便知明白了。」

冷竹江本想到玄妙觀配一隻古銅花瓶，便坐著轎子同濮心壺及兒子鏡微齊到玄妙觀，問那《性理真詮》的消息。曉得已被火燒，化作一陣陣的黑蝴蝶飛去了，濮心壺不勝太息。冷竹江看那粉壁上的紅字，詫異道：「這是哪個做的諱文？王處士書院宿娼的事，難道是被人陷害的麼？」冷鏡微便把自己托名碧虛道人的緣故，告知他父親。大家歎息了一回。轉到古董攤上買了一隻花瓶，只見古董攤的左角，掛了一個白竹布的招紙，上面寫的是天下第一窮。三人近前一望，卻是另一個折字攤，但是攤子上卻堆著許多書籍，都是被火燒燬的。冷竹江信手翻得幾部，一部是《泰西通史輯要》，一部是《西伯利亞沿革考》，一部是《意大利立國始末記》，總共十七八本的光景。竹江拿在手裡，問店主人的價錢，那店主人身上著的是短衣，年紀五十左右，長得一把五縷長鬚，手神不俗，氣吁吁的指那攤上的書，長歎一聲道：「可惜這些書，都付之咸陽一炷了。客人要這三部書麼？每本五分洋錢，十八本只消九角洋錢。」竹江付了書價，問這書是哪裡販的。店主人把兩眼向竹江盯了一下，捋著長鬚道：「客人你問這書的來歷麼？可惜這些書，都是壞在一班先生兵手裡的呀。」竹江聽得奇怪，便問什麼叫做先生兵？店主人道：「在下原係金壇城裡的舊家，家內有個書樓，叫做百萬卷書樓。那年金壇一帶，有些某匪和一班的安清道友，在沿城各鎮，打劫了無數人家。知縣官嚇慌了，早已帶印脫逃。」

督標營裡，撥來五多的洋槍隊，進城把守。這些梟匪看是督標，不敢怠慢，整整的平靜了兩個月。忽然那日有個匪首，綽號李天王的，騎著一匹烏雞快馬，向四城門外兜著一個圈子，袖子裡拿出一個胡哨，嘩喇喇的吹了三五聲，聚齊了二三百號人馬，又從袖裡掏出一枝令旗來，左右的招揚一番，道：『弟兄們大著膽兒進城去，城上都是先生兵，一個個都是秀才模樣，怕他什麼？』那些人馬，聽了這個號令，便不管什麼紅夷大炮，和那營裡的新式快槍，蜂擁前進。守城兵士，見得這個勢頭，才慢慢的播起鼓來，早被轟進城的果匪殺得個屍山血海，把營裡的管帶，生擒活捉去了。提到縣堂，李天王喝令跪下，問他的履歷，他說原是黃岡縣的秀才，跟著一位陸軍門，到四川打什麼土匪。土匪打平了，保舉了一個記名的游擊。現在陸軍門高升了提督，才把俺派了這個缺的。李天王聽他是秀才做的帶兵官，拍案大怒，罵道：『士農工商各安本業，你既然是秀才，為何這樣的不守本份，帶起兵來，拿著人家的性命，供著自己的玩耍呢？難道你這臃腫不靈的骨頭，還曉得兵械，識得兵勢，有什麼大的本領麼？』那管帶經著這一

問，頭早低了下去，不敢則聲。李天王越發的怒氣勃勃，逼著他供。那管帶道：『在下雖然不曉兵械，不識兵勢，倘然放槍打把，卻倒還有一技之長。』李天王聽他會打把子，吩咐兩個唆哆，就把知縣堂上的兩塊德政牌，搬到縣直街的前面立好，拔著一枝洋槍，交給了那管帶。那管帶從靴筒裡掏出一副近視眼鏡來，戴在臉上。果然絕好的準頭，連放三槍，都中在核心。李天王拍掌笑道：『你這廝有這樣本領，毫不長進，不到我們忠義堂上做伙計，卻要投到那紅頂子綠頂子的跟前，討一個先生兵的差使，管帶這些沒手沒腳的先生兵。論起俺忠義堂的法律，就派凌遲處死。』

但是你是秀才，剮了秀才的肉，是異樣的酸臊，下不得俺弟兄們的咽，充不得俺弟兄們的饑。倘如赦了你，你又要去蒼蠅充狗，帶三五百號的先生兵，在世上騷擾。於今卻有個兩全之計，留你一隻眼睛，好去看文章，留你一隻右手，好去寫幾個不尬不尷的字，批幾篇不痛不癢的批語，到三家村上，日騙三餐，夜騙一宿，你道是願不願？』說著早被嘖嘖兵如法處治了。便向大家小戶，到處搜括，可巧搜括到俺們家裡，沒有銀錢，單有這一樓子的書。李天王忿氣不過，便道：『留下這個種子，將來世界上還要添出無數的先生兵來，不如早些結果罷了。』可憐俺這攤上的幾本殘書，都是虎口餘生，吃盡了先生兵的大苦了，怎不叫人髮指呢？」三人正在聽得出神，只見衙門裡的差頭跑得渾身是汗，伏在地下，磕著幾個響頭，說道：「老爺不好了。」濮壺嚇得一跳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